

## 參考論文、期刊

1. 于衡，〈訪現代史的關鍵人物—張學良〉，(12)《聯合月刊》(台北：聯合月刊社，1982:07)，頁96-99。
2. 畢萬聞，〈青年時代的張學良〉，(54)《歷史月刊》(台北：歷史月刊雜誌社，1992:07)，頁38-74。
3. 劉心皇，〈歷史的傷口—張學良被囚情結〉，47(4)《中外雜誌》(台北：中外雜誌社，1990:04)，頁15-18。
4. 蔣永敬，〈有關西安事變新史料〉，63(1)《傳記文學》(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1993:07)，頁64-72。
5. 蔣永敬，〈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之關係—兼介楊奎松新著「西安事變新探」稿〉，(國父建黨革命一百周年學術討論會，1994:11)。

# 第五共和的法國

## —密特朗時代

梁雅慧\*

「在整個城市裏，我覺得自己是皇帝或建築師，我裁斷、我決定並且我裁判。」(註一)

「不要以為我的生命充滿著政治。政治並不是我的首選。政治是科學的奴僕，及哲學的卑微的譯員，它並不具備藝術的創造性的優點。它脫離對自然界的認識和人類的生活，政治好像是被摘下來的花朵和很快便萎謝的。夏季黃昏六點鐘的時候，在一排排的橡樹林望出去，我的精神會有很好的感受。」(註二)

「我現在在意的一件事是：大家對我的看法，不是和我同期的人的看法，而是未來歷史學者的看法。」

「個人的我，今日已逝。此後的我，將向國家獻身，向歷史負責！」(註三)

「歐洲失去了最熱情、最有影響力的先驅者」(註四)

「他為法國打造融入世界村的基石」(註五)

「密特朗以尊嚴莊重面對死亡」(註六)

\* 歷史學系大學部學生。

註一：楊子葆，〈塵塵往事記密特朗的雄心壯志〉《建築師雜誌》(台北：建築師公會，1995)，頁八二。

註二：〈密特朗酷愛文藝〉《國際現勢週刊》(台北：國際現勢週刊社，1981)，頁一三。

註三：密特朗於就職時所發表的言談。

註四：《聯合報》，1996年一月十一日。

註五：《聯合報》，1996年一月十二日。

註六：《中國時報》，1996年一月十一日。

「一個充滿野心敢向權威挑戰的人」(註七)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密特朗病逝於巴黎。這位法國第五共和首位左派總統的去世成為全世界所關切的焦點。不論是密特朗說過的話，或者是在其病逝後媒體所傳達的言辭也好，從當中都可一窺這個主導法國政治長達十四年的政治人物獨特的風格。更有人是如此形容他的：

巧妙地玩弄政治權力的手腕與好大喜功的個性不僅和法國王朝極盛時期的君王同出一轍，並且也像那些君權時期的統治者同樣地喜歡以樹立偉大記功碑的方式為自己在歷史上留言。(註八)

這樣的說法可能不是每一個人都表示贊同。但是從密特朗在其任內所完成的大型公共建築來看，不得不承認這樣描述的可靠性。這個充滿獨特政治領導風格的領袖在其任內的所作所為是本文將要探討的主題。

### 政治方面

密特朗在十四年的總統任期中任命了十位以上的總理組成內閣(註九)。其於一九八一年五月上任時，便著手進行國會改選，使得社會黨於一九八一年年底成為國會中的多數(註十)。此舉揭開了社會黨在法國執政的序幕。由於法國是多黨制，通常一黨候選人在當選總統職位之後，必須和政治傾向相似的黨派合作，以求在國會中爭取多數，組成聯合政府(註十一)。因此密特朗當選後，與法共合作的可能性相當地大。而社會黨的執政也使得歐洲以外的各國開始密切注意這個第五共和首位左派總統會給法國帶來什麼樣的變數。以下是當時的幾個重要媒體所作的報導，由此可見世界所注目的焦點是密特朗是否會將共黨份子納入他的政府。倫敦泰晤士報說，法國望變之心比它傳統上的求安全和安定之心更強烈，保守的「每日電訊報」表示擔心法國的政治混亂。

註七：《中國時報》，1996年一月十一日。

註八：楊子葆，〈一個政治人物所塑造的都市風格—密特朗風格的巴黎〉，《建築師雜誌》(台北：建築師聯合公會，1995)，頁七四。

註九：李萬來，《法國外交政策結構》附錄(台北：台灣新生報，1991)，頁四〇二。

註十：這次法國大選結果四大黨在國會席次分配如下：第一、社會黨原來一百七十席，改選後為兩百八十五席，增加一百六十八席。第二、共產黨原為八十六席，改選後為四十四席，減少四十二席。第三、戴高樂派原為一百五十五席，改選後為八十三席，減少七十二席。第四、季斯卡派原為一百一十九席，改選後為六十四席，減少七十五席。

註十一：〈法國政治新時代——社會黨政府和國會〉，《國際現勢週刊》(台北：國際現勢週刊社，1981)，頁一四。

社會黨的執政之路隨著密特朗的上台、國會選舉中贏得多數是一片光明。但在幾年之後，社會黨的聲望下跌至谷底而密特朗遭遇其執政以來最大的挑戰。相當大部份的原因來自於社會主義的經濟政策並未將法國的經濟救出衰退的泥沼，更無法實現密特朗打敗季斯卡而當選時的允諾。通貨膨脹仍然高居不下，貿易赤字不斷上升，而外債達到前所未有的記錄。這樣的危機造成一九八六年的國會選舉中社會黨失去優勢，讓右派的聯盟贏得了國會選舉。密特朗在面對與之立場相左的右派及所主導的國會，他可以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但是此舉可能促成其必須提早結束其餘剩下的兩年總統任期，而於法國政治結緣；因此，他接下了這個可能造成法國第五共和憲法危機的「左右共治」。(註十二)

在左右共治期間，他任命席哈克組閣；並給予自第五共和以來總理所擁有最大的主動權力。在共治期間，雙方在政治場上進行角力，彼此較勁。此一「左右共治」對密特朗及法國第五共和有相當性的影響：一、共治是法國第五共和憲法中之異數，在運作上使第五共和憲政之穩定性受到挑戰，倘若一旦共治失敗，則總統與總理無可避免要受到批評，且必須面對下台的威脅；加上隨即而來的總統選舉，一旦失敗則重建形像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註十三)。二、對密特朗而言：如果他仍然想要掌握法國政治生態的話，就必須在右派主導的國會及內閣中保持總統的超然立場。如此一來，一旦施政上發生瑕疵，總統不必要負責任，而且這樣一來，可藉共治表現其法國團結者( ressembleur )之大家長的形像(註十四)。在此雙重有利的條件下，密特朗接受共治的成立。而這樣的政治舉動的確為密特朗在一九八八年的總統選舉中贏得勝利。(註十五)

### 經濟方面

密特朗於競選時所發表的經濟改革見如下：

(一)透過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平衡法國社會傳統貧富不均之差距，並進一步改善社會福利與保險制度。

註十二：劉嘉甯，《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9)，頁二〇七。

註十三：劉嘉甯，《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9)，頁二〇八～二〇九。

註十四：劉嘉甯，《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9)，頁二〇七。

註十五：劉嘉甯，《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9)，頁二〇。

(二)透過國有化及勞工參與企業經營的方式，從結構上改變法國之經濟體制，並使國營企業成為像類似日本大產業集團之組織，以從事現代化國際競爭

(三)透過政府積極經濟計畫從事國營事業生產，亦即又將季斯卡總統時期由巴爾總理所推行的自由派經濟政策，如減少政府干預、鼓勵競爭及逐步私有化與減稅的措施轉變為傳統的官僚體制指導性計畫經濟。

從這三點政見中明顯地看出，密特朗欲藉著正統社會主義的經濟措施使得陷入低谷的法國經濟得以好轉。其於一九八一年贏得選舉之後，國有化為其首先進行履行選前政見的主要政策之一。其財政部長戴洛認為並不是所有的工業都必須取得百分之百的控制權，最後法國主要九個工業集團交由國家控制：七個股權全歸國家，馬特拉和達梭兩家則由國家控制百分之五十一。這個工業集團的營業額共計二千五百億法郎，約佔法國工業總銷售量的百分之二十。此波國有化之後全部國營事業佔法國的工業銷售量的百分之三十（註十六）。除了國有化有見其果效之外，其於就職後所進行的經改措施並未達成目標。相反地更是使得法國經濟陷入蕭條，密氏不得已於一九八三年只得採取另一種緊縮的經改措施：(1)除最低工資外，凍結物價和工資直達十月底。(2)如同一九八二—一九八三年的預算赤字將其限制在百分之三以內。社會福利預算將再使之平衡。這兩項主要措施使得擁護密特朗最力的工人階級受到嚴重的打擊，失業問題再度浮上臺面。但是不可諱言的，此新經濟政策使得通貨膨脹壓力減低不少。（註十七）

而共治時期，經濟措施明顯地右傾。於一九八六年時國會通過一個法律，並且計畫將六十五個公司民營化；也就是說法國欲仿效英國柴契爾模式，引進「民衆資本主義」（popular capitalism）（註十八）。當共治結束，密氏的經濟政策並未有轉變，仍然持續進行原來共治時期內閣所推行的政策。總結來說，法國經濟上一直存在的問題—通貨膨脹與高失業率—並沒有因為採行社會主義式的經改措施而有所改變，因此經濟問題對密特朗來說一直是個棘手的問題。

## 外交方面

基於第五共和憲法的特殊性在法國外交政策的決策上有下列相關的規定：(1)總統方面”憲法第五條：「總統維護憲法之遵守。由其裁量，保證公權力之正常

註十六：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1995），頁四八一～四八二。

註十七：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1995），頁四八三。

註十八：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1995），頁四九三。

運作及國家之延續。總統確保國家獨立，領土完整，與國際條約之遵守。」；第十五條：「共和國總統為三軍統帥總統主持國防最高會議及委員會。」；第五十二條：「共和國的總統談判並批准條約。無需批准的條約及談判過程，須請示總統察悉。」。(2)內閣總理方面：憲法第二十條：「政府制定並執行國家政策。政府支配行政機構及軍隊。」；第二十一條：「總統指揮政府行動，負責國防，確保法律之遵行。」（註十九）

除了憲法在外交政策上的基本要求外可以從密氏於一九八六年所出版的「法國外交政策之構思」中一窺法國自戴高樂時代以來的外交走向，並密特朗所獨有的外交方向。其與此書一開頭就開宗明義的指出，法國的外交是建立在幾個簡單的觀念上，這些觀念如下：國家的獨立自主、世界的軍力平衡、歐洲的建設、民族自決的權力以及貧窮國家的開發等等。在他所陳述的觀念裡，可以歸納如下，國家的獨立為其終極目標，並依此目標積極的擴展法國在世界之影響力（註二十）。在這些觀念影響下的外交政策大致可以分成大西洋聯盟方面、核武、與歐洲共同市場方面加以探討。

美蘇兩大強國之間的對立，使得歐洲形成一個焦點區域，也就是說歐洲容易形成美蘇戰略下的犧牲品。而在此背景下及第五共和外交政策原則領導下個真正安全的集體性安全體系、全面的裁軍及擺脫兩個集控制下的世界情勢是必須的。(2)一個脫離集團控制的積極政策，不能只是托詞於「這是一項和解政策下維護平衡的需要」，而沒有任合的替代方案。(3)世界的和平與和解，是基於集團之間一種權力的平衡，而目前這種不穩定的平衡，必須要有一個關於集體性安全的全球性組織代替之。(4)至於法國本身的態度，在目前世局的狀態下，法國有可能也有責任，保有和擴大她自身發展的自主性及防禦的自主性。法國本身的安全不容有絲毫的懷疑，她對盟友的尊重和盡義務的決心亦是如此（註二一）。從(1)的聲明中明顯地可以看見法國獨立於美俄兩大集團之間的企圖相當強烈，因此在大西洋聯盟中扮演制衡蘇俄卻又不屬於美國在歐洲部署中的一份子為密特朗的大西洋外交政策的核心，由此核心所延伸出來的結果就是法國主導以建立一個具有自主性的歐洲聯盟體系。這個體系的完成一直是法國外交政策上主要課題之一（註二二）。直到1992年馬斯垂克條約的簽定，這個自主性的歐洲聯盟體系才告完成。而1989年蘇俄及東歐政治民主化的快速發展更成為密特朗加速推動此統合體系的

註十九：李萬來，《法國外交政策結構》（台北：台灣新生報，1995），頁一四四。

註二十：高懷京，《密特朗之大西洋政策》（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8），頁六六。

註二一：高懷京，《密特朗之大西洋政策》（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8），頁六九。

註二二：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1995）頁二一九～二三一。

刺激，主要原因是密氏及法國一般有識之士疑慮西德可能與東德統一並與西歐分離而自力成爲中歐的超強。

核武方面，密氏拒絕將法國之核武力量歸入美蘇雙方武器裁減談判中；更甚地是，爲增強法國核武之獨立嚇阻力量，密特朗決定發展多彈頭核子飛彈、游動性中程飛彈及核子潛艇飛彈等。而共治期間的核武發展爲左右兩派一起支持（註二三）。

從大西洋聯盟到美蘇與法國的關係中，明顯地可以看出法國獨立自主的原則，但是也可以發現法國在密特朗時期較傾向於美國的走向。

### 社會方面

沿著「巴黎都市文化不可割離的臍帶」塞納河流眺望，由西向東，可以依序發現一系列密特朗風格的大型建築：羅浮宮前的金字塔、奧賽美術館、阿拉伯文化中心、財政部大樓。這些建築物的矗立挑戰著它於一九八一年擔任總統時所提出的「去巴黎化」（Deprarisianisation）及「分散化」（Decentralisation）的政策口號，他提出口號意圖扭轉幾個世紀以來巴黎作爲法國享有一切絕對優勢之首要都市的處境（註二四）。不但如此，在密特朗任內，巴黎變成了具有一個密特朗風格的城市；他不但讓第五共和在法國建築史上擁有一片天空，更讓法國恢復了在世界建築和藝術上領導的地位（註二五）。

相對於這些高聳的建築物的是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即使一開始的社會政策對於社會上的弱勢族群採取一連串的有利措施，如最低工資提高百分之十，家庭津貼和住屋津貼增加，老人津貼的增加，創造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個公家職位之計畫，協助年輕工作者尋找出路的措施。在對付失業方面：第五週帶薪休假的普遍化。六十歲退休及每週工作三十九小時。這些措施使得政府的財政負擔直線上升並且不斷感受到通貨膨脹物價上揚的壓力只得採取緊縮政策，並且凍結物價和工資的上漲（註二六）。如此一來，法國開始產生所謂的「新貧民階級」。所謂的「新貧民階級」就是指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失業的白領階級而失業補助金用完

註二三：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1995），頁四九七。

註二四：楊子葆，〈一個政治人物所塑造的都市風格—密特朗風格的巴黎〉，《建築師雜誌》（台北：建築師聯合公會，1995），頁八〇。

註二五：楊子葆，〈一個政治人物所塑造的都市風格—密特朗風格的巴黎〉，《建築師雜誌》（台北：建築師聯合公會，1995），頁七五。

註二六：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1995），頁四九七。

了的這些人（註二七）。這個階級的產生明顯地是緊縮措施實行後的結果。直至密特朗下台，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於法國社會中。總結地來說，密特朗在其總統任內用建築創造了歷史，但是歷史也用了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替他總統任內留下了敗筆。

一九九六年一月八日，密特朗病逝。這位改造巴黎的密特朗，爲法國打造融入世界村基石的密特朗在多國領袖的震驚中去世。就用密特朗最高顧問賈客·阿塔利的一段文字爲其作一個總結吧！

再過幾個星期，人們對密特朗的哀思終將淡去，悲傷經過沉澱後，留下的會是什麼？對於他所愛人而言，將會是難以言傳的失落感，是日益沉重的空虛，是難以忍受的寧靜，是爲完成的對話戛然而止。對其他來說，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將是意識到過去十五年來集體命運主要代言人的逝去，也失去了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法國第四共和政治人物的最後一位代表性人物，不管這到底是好是壞。

確然，密特朗所成就的，遠超過一個法蘭西的代表人物。一個政治人物代表的是他的選民。爲達成此，他會設法去了解他們的希望，用以盡其力去服務他們。不過，如果他爲他的人民築夢，想望一種獨特的命運；如果他知道如何說明他的夢想，並且成功的說服民眾，他值得他們托付的；如果他將自己的夢想轉化成集體的共同目標，則他自己即成爲真正的政治家。

密特朗留下的遺產，將不是一些規章，甚至不是建築物，而根本就是運作政府的一種方法；這是過去二十年間，經過試驗、沉思，永遠不過度理論化，但又百折不回的推行應用之後，才修得的善果。這個方法，根據的只是很少的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到現在仍然是非常時鮮的議題：用很長的時間架構，制定出一個計畫，根據的是思考過歷史的起落及一貫性的心得，然後向國人提出歷史下一章的走法，亦即，未來數十年歷史將如何演進的一個模型。在制定並說明了這樣子的一個計畫之後，要堅定的推動這個計畫包括必要的不便；用競選的技巧及演說雄辯來推銷它，將之置於選舉計畫及合縱連橫的談判中；整合實施計畫所需的政治力量，更確切的，建立一個包容這個計畫的推動力量的政黨，用以選舉過程中，能夠連合分布在社會各階層的志同道合的人士。

註二七：〈法密特朗政府遭遇內政外交問題〉，《國際現勢週刊》（台北：國際現勢週刊社，1984），頁一〇～一三。

因此，密特朗能夠陪同法國一起由破碎到現代的歲月，讓法國為向全世界開放及一些很快就會遭遇的重大變化作好準備。他為法國打造了足以進入世界村的基石。為達此一目標，他將他的計畫分成幾個簡單的原則：對抗所有的不公不義；為一切的人權而戰；保護弱勢者；促進知識流通及科技進步；透過推動法德兩國漸進的政策和經濟融合，建立起經濟及貨幣統合的歐州。

畢竟，他無法創造完全的就業，進而大幅度的抑制不公不義，達成教育現代化或將歐洲聯盟改造成一個政治體等目標。

面對未來艱險的時代，我們將面對的挑戰，不再有密特朗的智慮遠見及其實現其遠見的意志力（註二八）。

註二八：《聯合報》，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

### 參考書目及論文

1. 吳圳義，《法國史》（台北：三民，1995）。
2. 張台麟，《法國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1995）。
3. 李萬來，《法國外交政策結構》（台北：台灣新生報，1991）。
4. 高懷京，《密特朗之大西洋政策》（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8）。
5. 劉嘉甯，《法國第五共和「共治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89）。
6. 左雅玲，《法國第五共和時期左右共治經驗之研究》（台北：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1995）。
7. 國家政策中心，《法國第五共和的憲政運作》（台北：業強，1994）。